

意大利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Italy

罗念生全集
第八卷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英] 赫德 韦利 编
罗念生 译

意大利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Italy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意大利简史

[英]赫德·韦利 编 罗念生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马晓玲 朱艺星

封面设计：储平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mm 1/16

印张：28.25 字数：319,000 插页：2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79.00元

ISBN: 978-7-208-13500-0/1·14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简史/[英]赫德(Hearder, H.), [英]韦利(Waley, D.P.)编;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罗念生全集)

书名原文: A Short History of Italy

ISBN 978-7-208-13500-0

I. ①意… II. ①赫… ②韦… ③罗… III. ①意大利—历史 IV. ①K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9407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编者说明

本卷收集的是罗念生先生翻译的欧洲小说和一部意大利简史。

哈代小说选译包括《悲惨的德国骠骑》、《为良心》和《一八零四年的传说》三个短篇。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是英国小说家、诗人,以长篇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短篇小说反映纯朴的爱情和优美的乡村风光,富有思想蕴涵和艺术技巧,也颇动人,历来受到读者欢迎。这里收集的罗先生翻译的几个短篇见于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印行的《哈代小说集》第一集《儿子的抗议》,书名来自于书中收入的哈代的同名短篇(由卢木野翻译)。原书前有罗先生写的一篇短序,这次编辑时把该序仍放在前面。

《傀儡师保尔》是德国作家施笃谟(Theodor Storm, 1817—1888,一译施托姆)的一篇颇为有名的小说,发表于1874年。小说情节简单、纯朴,文字清晰、优美。这篇小说前半部分由陈林率翻译,后半部分由罗先生续译,由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收入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原书有罗先生作的序言,这次仍放在前面。

《意大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Italy*)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干校”回北京后,由罗先生和朱海观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共同翻译的,于197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书由英国



人艾迪（C. M. Ady）和怀特（A. J. Whyte）编写，后由赫德（H. Hearder）和韦利（D. P. Waley）改编。翻译时采用的是剑桥大学1963年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年）改编本。书中对意大利历史由古代（古罗马）一直叙述到当代，叙述简明扼要，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外国历史系列丛书之一部。书中的“出版说明”为译者所写，这次改为“翻译说明”，仍放在全书前面，代序。

本卷中外文译名一般保持原译，只对个别重要的常用专名略作统一。《意大利简史》附有详细的译名对照表，以便读者查对。

《罗念生全集》编辑委员会



卷 目

小 说

哈代小说选
施笃谟小说选

历 史

赫德 韦利
意大利简史

目 次

哈代小说选

序·····	003
悲惨的德国骠骑·····	004
为良心·····	021
一八零四年的传说·····	037

施笃谟小说选

序·····	045
傀儡师保尔·····	046

意大利简史

翻译说明·····	093
地图目录·····	094
原书出版说明·····	095



第一章 古代意大利	096
一、罗马征服前的意大利	096
二、罗马征服意大利	104
三、经济、社会史	114
四、基督教与罗马教会	120
第二章 中世纪早期意大利	129
一、黑暗时代, 476—800 年	129
二、神圣罗马帝国, 800—1015 年	134
三、帝国与教廷, 1015—1250 年	138
第三章 中世纪晚期与文艺复兴早期, 1250—1402 年	153
一、但丁的时代, 1250—1313 年	153
二、14 世纪的专制君主与共和国	162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 1402—1515 年	184
第五章 几百年的外国专制统治	205
一、西班牙的统治, 1521—1713 年	205
二、18 世纪	214
三、拿破仑与意大利, 1796—1814 年	221
第六章 意大利的统一	235
一、复兴运动, 1815—1848 年	235
二、复兴运动, 1849—1861 年	255
三、统一的意大利, 1861—1870 年	270
第七章 现代意大利	286
一、急进派的统治, 1870—1915 年	286
二、意大利在大战中, 1915—1918 年	308
三、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 1918—1940 年	310
四、外交事务, 1923—1940 年	326
五、战争、和平与宪法, 1940—1947 年	342
六、新教权主义, 1947—1960 年	347



参考书目.....	359
索引.....	362
译名对照表.....	424



哈代小说选

序


哈代 (Thomas Hardy) 这过世了的老头儿在我国很闻名了，那还用得着我来介绍。今年二月间他的死耗传来时，我就同木野商量翻点东西来纪念他老人家，我们想翻 *Jude the Obscure*，我们想翻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只因为时间不容许，后来才决定翻他的短篇小说。此时已翻出了十来篇，拟于最短时间陆续出版。这第一集，内含《悲惨的德国骠骑》，《儿子的抗议》，《为良心》，《一八零四年的传说》等四篇译品，是从 *Life's Little Ironies* 中译出的。《儿子的抗议》是木野译的，除外都是拙译。

这第一集的出版多承徐霞村先生的臂助，敬此道谢。

十七年十月，北平清华园。



悲惨的德国骠骑



这儿涌起许多高高的，新鲜的，青蔚的沙墩，经过那多事之秋一点儿也没有变动。犁头从来没有扰动过那草泥，如今还是那样厚厚的。营棚就扎在这儿；海岸上有宽大的路为那些骑兵跑马用的，还有许多贝壳垃圾堆也可以望得见，我晚上打这荒野的地方走过，不由我不听见一些声音，疾风呜呜的吹打芦苇同蓟草，夹着画角与铜号的呼声，马儿的笼头也闯着叮当的响；这些声音唤起我眺望那一行行的鬼怪的营幕和那行军的辎重。从那帐幕里面透出外国口音的浊喉音，和异邦的零片的歌声；因为那些兵士多半是国王的德兵禁卫团，那时正围着帐篷的柱子睡觉。

这是九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代的英国军装有很宽大的肩章，古怪的耸起的军帽，短袴，裹腿，笨重的子弹箱，戴扣的鞋子一类的装束，现在看来很稀奇，很粗俗了。如今的观念改变了；发明之后又有发明。那些兵士变成了纪念品。教权还是庇护一切的国王；把战争看做光荣的事。

这山中的深谷和崖边有些古旧的贵宅和避静的村庄，那儿自来没有见过生客。直到国王选定了每年到那海滨的消暑行宫沐浴，在偏南几里路的地方，才有客人来过；所以许多兵队云集在那开旷的乡野。用不用得着我来赘述，从那个奇丽的时代起，把

那许多的富有色采的传说的回音留在这儿，零零碎碎的说得更是动听？有一些我说过了；有一些我忘记了；但是一件我从来没有道过，决定不会忘记的。

这故事是斐丽亲口告诉我的。她那时是古稀晋二的老太婆了，她的听者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她吩咐我听了她和这故事的关系，千万要守秘密；一直到她“死了，葬了，人家忘记了她”以后，她述说了这故事过后，还活了十二年，现在她死去差不多二十年了。她在贞静与卑屈中所要请求的赦免只得了一些，反而在她的传说中遭了一个不幸的冤枉的论定；他的故事的片段，那时在外国传闻的，并且长久不忘的，分明是些对于她的品格不利的话。

且从约克骑兵开来的时候说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一队外国禁卫团。从那日以前的几个礼拜差不多没有一个人影走近她父亲的房子。要是听见一个声音像客人的裾裙窸窣的施着响，那一定是飞奔的落叶声。要是听见一辆车轮在门前轧响，那一定是她父亲在花园的砾石上磨他的镰刀，为他的心爱的消遣去修割那黄杨树的边界，一直割到那方方的草场。海外送来的炮声好像行李从车上抛下来的响声；那修剪得玲珑纤细的水松活像一个高长的人黄昏时立在门前。如今的乡下没有旧日那般的冷落。

在那个期间乔治国王同他的侍从到了他心爱的海滨行宫，隔斐丽的家还不到五里路远。

女儿的深闺很宽大，闺房的外边是她父亲的卧室。如果说黄昏是她的娱乐时间，那她父亲该是黑夜。可是父亲到享乐他的黑夜，女儿反抑郁的挨过黄昏。罗夫博士是个有职业的人，他欢喜思考形上学的问题，把他实际的事务耽搁了，直到他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了；他才改掉了那种习惯，在那避静的内陆租了一个贱价的，荒芜的，一半田土一半贵宅的地方，希图得获一笔够用的进款，这是指乡下的用度说，要是在城市里还不能支持呢。一大半



的工夫在园子里面耕种，日子过的越是不耐烦，他越觉得他在摸风捉影的虚度了光阴。他不肯去拜访朋友。斐丽害羞得很，不论在那儿散步，碰见了一位生人，因为怕人家注视她，她走的越欠自然，连她的肩膀都羞红了。

但斐丽在这儿竟被一个拜倒的人碰见了，不意的向她求了婚。

刚才说过，那国王住在邻城，行宫设在鲁色忒罗儿；因为他到了那城里，自然带来了许多权贵臣民。在这些闲耍的人中——大多数都自称他们和宫廷有关系和趣味——有一位鳏夫叫洪富瑞顾尔；他的样儿不老不少：不漂亮也不难看。老是一位“花花公子，”（这是放浪不羁的单身汉的称呼）他是中才人里面近于时髦的人。这位三十岁的鳏夫来到这海滨的村里：瞧见了斐丽；为了要同她巴结，先认识了她的父亲；她极力设法惹动了他的心，每天引诱他；直到他同她订了婚约。

他的老家就在本地，有些亲族前来庆贺他，斐丽，为要使他拜倒裙下，从他有限的地位上，做了一个所谓漂亮的铺张。怎样做的，连斐丽自己也不十分记得了。光景在那些时候不相称的婚姻不仅是违背风俗习惯，（这是一个新的观念，）简直是破坏自然的规律，斐丽本是海滨的一位中流社会的人，被一位绅士选上了，她好比登了龙门，但在那些军人看来这对人的身分并没有什么高低，因为他们看顾尔像一个乌鸦那样穷。

他托辞经济状况很困难，拖延他们的婚期，这许是真的，冬天快到了，国王在那个季候要离开这儿，洪富瑞顾尔先生要到巴斯去，约定几个星期后要回来看斐丽。冬天到了，约下的日期过了，顾尔还是延期回来，他的理由是不轻易离开他的父亲，在一个居留的城市里，那老头子没有别的亲人服侍他。斐丽虽然很寂寞，可是没有什么不满意。那向她求婚的男人是她很想望的丈夫，对她有许多好处；她父亲对这门亲事很赞同；但是这个冷淡



使斐丽好不难受，虽说不痛苦。她告诉我，照爱情的真义说，她并不爱他，但对他有一种纯洁的敬意；她佩服他那一种有条不紊的坚固的习惯，他有时也很自得的；她器重他知道宫廷里古往今来的事；她也许还很骄傲；因为他的情人选上了她的时候，他本可以去另攀高门。

但是他还没有来；春天又胎动了。他常常有来信，虽是很正式的，讲究礼节的；这用不着奇怪，她自己地位的摇动，和她对洪富瑞并没有许多情感，便生出了一种说不出的伤感在她的心中。春天变做了夏天，一到夏天国王的御驾又来了；但洪富瑞顾尔没有随驾前来。这些时候他来信说这个婚约还是不能履行。

正在这个当儿，有一带金光照耀在这些人的生命上，用热情诱动了青年的心思。这光亮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约克骑兵。

二

现代的人对这九十年前赫赫有名的约克骑兵怕不很有趣，他是国王的德兵禁卫团的一队。他们的漂亮的军装，威武的战马，（虽是后来退化了）尤其是他们的外国的神气和“八字胡”，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引起一大堆男男女女的观众。因为国王税驾邻城，这些骠骑同着别的卫队在这沙滩上和草地上扎下营盘。

这地方很高，空气很流通，望的又远，前面可以遥望波堤兰岛，东边可以瞧见圣阿德的头顶，西边差不多可以望过斯达尔。

斐丽虽然不是一个十成的本村女子，也和那些村人一样的喜欢瞧那些军人的奇装异服。她父亲的家宅隔的稍远，靠着山住在那地面的最高处，差不多同教区底下的礼拜堂的塔尖相平了。正当她的围墙外，那野草分出了一条长路，被一条直达墙边的小径横起叉过。斐丽从小就喜欢爬到墙上坐在那顶上——这个动作并不难，那一段墙是些烂石碎砖建筑的，没有涂过灰泥，有许多小孔可以用小脚趾爬上去。



有一天她骑在墙上，无精打彩的望着外面的原野，那时她正在注意沿着小径走来的一个孤独的人影。那是一位有名的德国骠骑，他的眼睛盯在地上走来，他的样儿好像要逃避人群。他的头也像他的眼睛，低垂着，因为他的领饰太硬了。走拢来点一看，他的面孔带着愁容。他没有瞧见她，顺着小路前进，差不多直到墙根了。

斐丽见了这高壮的标致的军人带着这样一个愁容，觉得很惊异。她对于军人的推想，尤其是对于那些约克骑士的，完全是传闻的，因为她有生以来没有同兵士讲过一句话，她以为他们的心就像他们的装束一样的华丽和高兴。

这时那骠骑举起眼来望见她在那墙上，那围护衣裳遮不到的肩头与颈项的白纱巾和那全身洁白的衣裙，在夏日的强光中越是鲜明。这突然的相碰使他有点害臊，一下也不停止就溜走了。

那外国人的面孔在斐丽的脑中整天的作祟；那样儿多希奇，多漂亮，他的眼睛多够绿，但是很忧郁，无精打彩的。这也许是很自然的，第二天那个时候她又会立在墙上探望，等他再来经过。这一回他在读一封信，在她看来他的样儿好像有几分想来瞧她。他差不多站住了，笑了，向她致个敬礼。最后他们攀谈了几句话。她问他在读什么，他登时就告诉她，他在重温他母亲从德国寄来的家书；他不常得到家信，他这样说，只好将旧信重读多遍。这就是当天见面的经过，随后又遇着些同样的事。

斐丽常说他的英语虽然不好，但她很可以懂得，所以他们的结识不致于被语言的困难所障碍，若是他们谈到了最精微，最玄妙和最动情的时候，他的英语不能达意，那眼睛无疑的会帮忙舌头——到了后来——嘴唇又来帮忙眼睛。一句话说完，他们的结识如像“无心插柳”，她这方面很急进，不久就发达，成熟了。她像德德孟娜那样儿的爱怜他，并且知道了他的身世。

他的名字叫马德亚西拿，沙尔鲁布是他的家乡，他母亲还在

